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集体创作

吴应天改编

怒海轻骑

上海文化出版社

怒 海 輕 騎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政治部文化部創作組集體創作

吳 應 天 改 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根据國產同名影片改寫的一个电影故事。內容是：年青的中國人民海軍某砲艇大隊，在解放沿海島嶼時，發揮了无比的威力。从大隊長到戰士，都表現了高度的机智和勇敢。他們在解放台灣の号召下，愉快地接受了基地司令部交給他們的偵察臥魚山的任务。首先，他們想抓敵人運輸船上的工程人員，以便了解臥魚山の暗火力点，但因特务的狡猾，險些遭受損失。后來，他們依靠羣众，挖掉了敵人設在高島の密窟，并想出了“調虎离山”計，用两个中隊吸引敵人的艦隊离开臥魚山，再用一个中隊冲入港內，進行“火力偵察”，終于勝利地完成了偵察任务，解放了臥魚山。

怒 海 輕 騎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政治部

文化部創作組集体創作

吳应天改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衛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2 字數：37,000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5,000

統一書号：T10077·434

定价(5)0.15 元

主要人物介紹

李龍江——我海軍某基地第三砲艇大隊大隊長。

何 杰——我海軍某基地第三砲艇大隊政委。

林远志——我海軍某基地第三砲艇大隊一中隊長。

丁傳志——八二八号砲艇砲手。

衛國平——剛出海校不久的信号員。

董樹鳴——我海軍某基地偵察參謀。

周团长——我駐龍門港陸軍某团团长。

刘舜英——龍門港女民兵，青年团员。

顧阿根——高島漁民，小伙子。

刘宝隆——老漁民，刘舜英的父親。

郭有庆——龍門港漁会主任。

牛子玉——敌臥魚山防守司令。

潘鉄英——敌駐臥魚山艦隊司令。

胡敬齋——敌砲兵团長。

黃友棠——敌科長。

閻老七——匪特，高島惡霸。

目 次

主要人物介紹

一 奉命趕回基地·····	1
二 準備偵察臥魚山·····	5
三 顧阿根從高島來了·····	11
四 高島落到敵人手里·····	16
五 伏击 C. N. 11 号運輸船·····	22
六 問題出在高島·····	29
七 實行第二個計劃·····	38
八 準備記錄敵人的砲火·····	44
九 偵察任務完成了·····	49
一〇 勝利解放臥魚山·····	56

一 奉命赶回基地

祖國的東方，展開着一望無邊的海洋。陣陣的巨風卷起一堆堆的濁浪，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好象全是活動的小山，經常互相兼併，挺起幾個尖頂，突然拋向天空，接着又從半空中摔下來，水花四濺。有時，又凶猛地衝擊着礁石，發出嘶啞的聲音。有時，又忽然往上一涌，高高地舉起正在破浪前進的砲艇。砲艇驟然升起，又陡然一落，在不斷的馬達聲中，穿過一層層的浪花，顯出了英雄豪邁的氣魄。

這時，燈塔的紅光四射，照耀着砲艇上的水兵；水兵們精神抖擻地堅守着自己的崗位。幾個巨浪卷來，扑上了砲位，也扑上了丁傳志和兩個砲手的臉。他們擦一擦臉，依然習慣地守着武器。同時偶然看看指揮台，巨浪同樣朝李大隊長、何政委和林中隊長的身上和臉上直扑過來，但是這一切全不在他們心上，三對眼睛總是全神貫注地注意着前方。

“正舵！”林中隊長拉長了聲音指揮着。

接着又一個巨浪扑來，李大隊長稍微側一下臉，很快用右手抹了一下濺在臉上的水珠，兩眼仍然望着前方，自言自語道：“這個七級風，追了我們一夜了，還不停息！”

何政委听出了李大隊長的心事，他沉思了片刻，笑着說：“估計，八點鐘可以趕到基地吧！”

“不行！我們得提前半小時停靠碼頭。”李大隊長的聲音真象斬釘截鐵一般。他右手的那個拳頭在空中一撻，立即就叫：“衛國平！”可是他覺得光叫名字是游弋習氣，於是又改口喊道：“信號員同志！”

衛國平正被振盪得頭暈，一聽到叫喊，嘴里答聲“有！”全身就緊張起來，因為他意識到很快就有命令。

“喂！命令各中隊，加速前進！”

“是！加速前進！”

林中隊長也接着命令：“兩進三！”

衛國平拿過信號燈，燈光閃爍，發出了信號。頓時，砲艇大隊乘風破浪，驕傲地在大海中飛馳。

李大隊長回頭看看，面上現出了笑容，表示滿意。同時他又看看何政委，見他歪著頭，好象有個問題在腦子里打滾，於是一句戲謔的話就沖口而出：“噯，政委同志，是不是有點這個？”說著，溫和地晃著腦袋，學著何政委表示疑問的樣子。

何政委猛然抬起頭來，笑着說：“有一點，不多，大隊長同志！”

其實，李大隊長心里還更急一些，雖然他也知道何政委不能解答自己的問題，可是仍然問：“政委同志，你說基地這麼緊急地把我們調回來，到底有什麼任務呢？”

何政委知道李大隊長的炸彈脾氣，所以又象往常一樣反問他：“怎麼，又急啦？”

李大隊長靈機一動，學着政委的口氣說：“有一點，不多，政委同志！”說完，兩個互相看了一眼，全都笑了。

他們說着，笑着，正感到愉快，忽然一股海水撲上臉來，使他們停止了嘻笑，各自默默地望着海面。海面的浪濤仍然象活動的丘陵一樣，起伏不已。

一小時過去了，又一小時過去了。砲艇大隊漸漸駛近了基地，大家的眼睛都睜得更大了，因為大家都急于要知道這一次的任务。

很快，大隊砲艇進了港，靠向岸邊。李大隊長和何政委登上了躉船。

“林中隊長！命令各中隊迅速做好補給工作，艇上人員不許離開碼頭。”

李大隊長向林中隊長下達命令後，便和何政委上了岸，改乘吉普車，向基地司令部駛去。

緊接着，水兵們忙着做補給工作，紛紛到岸上搬運物資。碼頭上到處挂着“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標語。他們一邊工作，一邊注意听着廣播喇叭的聲音：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的一部份……‘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明確規定了台灣屬於中國，台灣應歸還中國。

“美國侵略台灣，並勾結蔣介石殘部進行軍事陰謀活動，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可容忍的侵略和挑釁行為，嚴重地威脅着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人民解放軍必須隨時準備，打擊美蔣的挑釁，最後解放台灣。

“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不負全國人民的期望，加緊建設成為優良的革命軍隊，為了解放台灣，捍衛祖國的安全和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而奮鬥到底！”

聽到這裡，大家一陣鼓掌，同時也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開來。

“衛國平同志，有門兒啦！要……”丁傳志在浮橋上一边走，一邊說，同時舉起兩個拳頭一碰。

“你說該解放哪個島呀？”衛國平順着他的口氣問。

“那個島說不定，反正是往南，越往南離台灣就越近唄！”丁傳志神氣活現地回答。

“糟糕！”衛國平忽然叫了一聲。

“唉，什麼糟糕？”丁傳志覺得這是個奇怪的嘆息，特別睜大了眼睛看着衛國平。

“上艇來，一個月多了，還暈船！昨晚大隊長看見了，還笑我！”衛國平覺得怪不好意思。

丁傳志聽了，覺得自己往反面懷疑，很對不起同志。於是勸他說：“唉，你剛出海嘛，鍛煉鍛煉不就行了！”

他們說着，各扛起一袋東西，飛快地跨過浮橋去，同時心里還想着自己的首長一定會從基地司令部那里帶回令人興奮的消息。

這天，李大隊長和何政委到了司令部，心里都很急，偏又遇見一個空軍幹部先在那里向司令員報告偵察情況，他們只得站在門外等候。

一會，那個空軍幹部從司令員的辦公室里出來了。何政委

很快推了李大隊長一把，李大隊長一笑，就两步跨到門前，經允許后，進門報告說：“報告司令員同志，第三砲艇大隊大隊長李龍江，政委何杰，奉命來到。”

司令員立即放下空軍偵察照片，迎上去和他們握手，問好，并笑咪咪地看着他們。接着參謀長也和他們握手，又帶着慰問的口气說：“昨天晚上的風浪，給你們增加不少麻煩吧？任務緊呀！”

李大隊長堅強地說：“我們早估計到了，參謀長同志！”

參謀長看他們還恭敬地站着，就叫他們坐下來談。他們談到部隊正在進行補給工作，也談到部隊情緒很高，談到最后，他們一齊走到放海圖的桌邊。司令員便向他們下達命令：“基地這次的任務是配合陸軍、空軍，解放台灣外圍的島嶼——臥魚山。基地命令你們，偵察清楚臥魚山敵人的砲兵陣地的位置和空軍偵察機不容易發現的那些灘頭暗火力點。完成任務的期限是二十天。昨天是八月十四；就是說從今天起，到九月四號止。你們做好補給工作之后，立刻出發到龍門港去。”

司令員下達命令后，又叫參謀長給他們交代了一些情況。李大隊長凝神听着，何政委仔細地做了記錄。他們心里都感到無限的光榮和愉快。

二 准备偵察臥魚山

当李大隊長和何政委率領着砲艇，剛來到龍門港時，他們就急着要看看臥魚山。

最近，臥魚山的敵人早已心驚胆战，坐立不安。台灣蔣介石集團和美帝國主義不得不抽調了三艘軍艦和二只砲輪开到臥魚山來。當敵人的艦隊司令潘鉄英和几个屬員乘坐汽艇从海上駛來時，岸上也有一輛轎車和二輛吉普車飛快地馳向碼頭。敵臥魚山司令牛子玉親自來迎接潘鉄英。他剛下車，憲兵隊長就向他報告，說艦隊已經進港了；他微微点了一下头，立即和一批屬員，一窩蜂似的拥上了浮橋。當牛子玉和潘鉄英照面時，他們两步三晃地急走几步，互相敬个礼，这一边叫声“潘司令！”那一边叫声“牛司令！”臉上都堆着勉强的笑容。

他們握过手以后，牛子玉又恭維地說：“自从北門山和东沙列島相繼失陷之后，臥魚山就首当其冲。潘司令能親自率領艦隊蒞臨前沿陣地，真是恰当时啊！”

潘鉄英听了，敷衍地說：“那里，那里！这完全是台灣总部和美國顧問团的英明决定。今天，我能够和你这位同共軍对敌了二十年的老將領合作，真感到非常荣幸！”

牛子玉听了，連連晃着腦袋，嘴里念着“不敢当！不敢当！”这一場碼頭上的交际表演也就結束了。

这次，潘鉄英到了臥魚山，心里也正着急，想很快了解一下臥魚山的防御工事。牛子玉在他的催促下，就親自陪着他巡視陣地。他們背后跟着一串隨員，走到高架着大砲的山坡上，便停住了脚。几只放着凶光的眼睛向四下巡視了一番，牛子玉的喉头就發痒起來，大声說：

“要是把这些火力全部安裝起來的話，就可以控制附近一帶的海面……。”

牛子玉指手划脚地介紹着自己的勞績。忽然，他手下的科長黃友棠高叫一聲“報告”，倉惶地跑過來，把嘴湊近了他的耳朵，却還故意強裝鎮定，低聲說道：“共軍砲艇到了龍門港！”同時遞過一份電報。牛子玉看了，頓時現出掩飾不住的驚恐。他一邊把電報塞進衣袋，一邊又繼續誇說自己的才干。

“這前面就是灘頭陣地！”牛子玉指一指海灘，那里正有大批的漁民和士兵在搶修工事。他還怕潘鉄英不了解他的妙用，又接着說：“根據以往幾個島嶼失陷的經驗，臥魚山就特別加強了灘頭暗火力點的布置。”他自信這是臥魚山的命根子。

這時，有個名叫胡敬齋的團長看見牛、潘兩司令到陣地上來，認為是一個獻殷勤的好機會，就帶着兩個工程人員來見牛司令。他拿着圖紙向牛子玉報告：“按照您批准的計劃，三個月一定可以完工的！”

“三個月？不行！要一個月！”牛子玉翻翻圖紙，鄭重地說。

“司令，你前天不是說過給我們三個月的期限嗎？”

“那是前天的事情呀！”牛子玉把圖紙交給胡敬齋，并擺出架子說：“現在我正式命令你，胡團長！限你一個月之內把陣地完全修好，誤了期由你負責！”

“人力不夠呀，司令！”胡敬齋驚恐地哀求着。

“附近的島上，不是有的是漁民嗎？”牛子玉压低聲音，白着眼睛，現出輕蔑的樣子。

兩個工程人員看看事情不妙，就慌忙提示胡團長，要他注意材料問題。胡敬齋听了，馬上補充說：“材料也供應不上啊，司令！”

牛子玉听了，瞪着眼問：“为什么？”

胡敬齋胆怯地回答：“C. N. 11 号运输船大修主机，已經五天沒开航了！”

黄友棠也上前帮腔：“司令，海上也不安全！”

潘鉄英听了，很不耐煩，于是傲慢地說了一声：“可以叫它定期开航啊！”就扭过头，昂然走开了。

牛子玉和潘鉄英一同坐上汽車。牛子玉因为心里有事，正想摸一下潘鉄英的底，于是就把剛才的电报遞給他，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潘鉄英讀了电文以后，不但不动声色，反而驕橫地說：“共軍砲艇到了龍門港，不过是几只砲艇，牛司令未免也过分緊張了！”

牛子玉听了，心里很难受，但为了要他做个保鏢，所以仍然耐心地說：“不过砲艇后面还会有艦隊啊，潘司令！”

潘鉄英更不以为然，还是直着嗓子說：“那算什么艦隊！只不过是剛剛換上海軍服的陸軍罢了！”

牛子玉知道和潘鉄英很难談到一塊，也就不再多說了。他心里明白，龍門港的砲艇決不是好惹的！

其实，牛子玉虽比潘鉄英小心一些，但他也完全不知道李大隊長和何政委早已在动他的腦筋。

那天，李大隊長和何政委剛到了龍門港，他們就覺得有些坐不安，站不穩。他們不僅時刻記着基地司令員的命令——偵察臥魚山的期限是二十天，而且也時刻想起參謀長介紹情况时的几句话——“臥魚山是台灣的前哨”，“它对着龍門港的大門，蔣介石非常重視該島的防禦”。就这样，他們还是想提前完

成任务。他們立即帶着望遠鏡，約了陸軍的周團長，一同攀登龍門港的那座小山。他們原來都是老戰友，一边走，一邊就談起家常來。

“李大隊長，真想不到你脫了黃軍裝以後，你這爬山的本領還不減當年啊！”周團長對他真有些欽佩。

“哈哈！你忘了，咱也是太行山里鑽出來的呀！”李大隊長說着，又轉向何政委：“何政委，怎麼啦？是不是需要拉一把？”

“行啊！走着瞧吧，還有些老底呢！”何政委笑着說。

他們說說笑笑，象比賽爬山一樣，很快就登上那座小山的山頂。周團長往南一指，三個人都拿起望遠鏡，朝遠處看着。他們看了一會，周團長給李大隊長和何政委指點着說：“看，最遠的那個好象鯨魚那樣聳起的大島，那就是臥魚山。”

何政委點點頭，覺得這個狹長的島嶼的確是象橫臥着的一條大魚，現在正要在這條大魚身上動腦筋。他們看着，想着。周團長又指着說：“臥魚山前面那個饅頭形的小島，就是高島。可惜這個島太小，一共才住十幾戶人家，大部隊不能放，小部隊又放不住，加上離臥魚山又太近，因此暫時還是一個空白點。”說到這裡，他忽然想起海軍的偵察任務，就信口問道：“海軍同志，偵察臥魚山的任務，你們打算怎麼完成呢？”他的懷疑的目光直射在李大隊長的臉上。

李大隊長順手拿出一張照片，遞給周團長，並指着照片說：“就等它出來！這是基地給我們的一條線索。”停一下他又補充說：“這是敵人的一隻運輸船，番號是 C. N. 11 號。據說，有幾個負責構築工事的工程人員，常坐這隻運輸船去黑風島；

如果能搞到他們，就等于拿到一張活的陣地圖。”

何政委听李大隊長說到这里，就忙着插嘴說：“周團長，你对当前敌情比我們熟悉，幫我們出个主意吧！”

“哼哼，海上作战我是外行啊！要是在陸地，倒是可以來一个威力偵察，硬逼着敌人开火，把火力点記錄下來。”周團長不觉笑了起來。

李大隊長說：“問題就怕敌人陣地上不开火，他們光拿軍艦出來和我們糾纏！”

周團長觉得李大隊長已有成竹在胸，于是問他一句：“有可能抓到嗎？”

李大隊長干脆地回答：“只要掌握它的航行規律，打伏击我們是有經驗的！”

周團長这时觉得必須把敌方首腦的性格向李大隊長提示一下，于是說道：“唉，李大隊長，話別說得太早了，牛子玉那个老狐狸，可不好斗啊！”

李大隊長听了，正想回他一句“强中还有强中手”，可是沒有說出口，董參謀就在背后喊声“报告”，接着說：“大隊長同志，基地偵察參謀董樹鳴奉命來到！”

李大隊長轉过身來，看着董參謀，說：“好啊，談談吧！”

董參謀恭敬地說：“根据第六观通站的記錄，敌人的 C. N. 11号运输船在五天以前时常出現，可是最近五天却沒有活动了。”

李大隊長頓時現出沉默的样子，口里还念叨着：“五天以前，这条运输船的活动是怎样的呢？”

董參謀立即補充說：“航綫一直在高島以東，有時隔一天發現一次，有時隔兩天，也有時候隔四天……。”

何政委靠近李大隊長，聽見李大隊長自言自語地說些什麼，知道他心里正沒有注意，就提醒他說：“敵人在臥魚山放了那麼許多部隊，又在修築工事，總不會不用這條運輸船吧？”

李大隊長經這麼一提，又轉問周團長：“高島的情況，我們能不能隨時掌握？”

周團長覺得不能詳細回答，就簡單地說：“高島經常有漁民到龍門港來！”

李大隊長立刻拿起望遠鏡，全神貫注地向高島望去，腦子里浮起了無窮的希望。

三 顧阿根從高島來了

高島，從龍門港看去，的確不高，它只象浮在海面的一塊東西。島上有幾只漁船經常只朝北開。北面就是龍門港。

解放了的龍門港，漁民都有自衛組織。他們經常有人在山崖上放哨，日夜不息地監視着海面。

這一天，在山崖上放哨的是一個十九歲的姑娘劉舜英。這個姑娘頭髮剪得短短的，兩只大眼睛閃閃發光，衣服也穿得很合身。她靜靜地坐在那里，態度非常嚴肅。她正在四面八方地察看，忽然聽見有人喊她；她低頭向下一望，發現小珠妹正從山下跑上來。

“怎麼啦？小珠妹。”劉舜英柔和地問。



龍門港的女民兵劉舜英，正在放槍。

小珠妹連忙說：“阿根哥从高島來了，他和你爹在船場那邊等你去哪！”說着就上前奪取舜英的槍。

“還沒有到我下崗的時候呢！”舜英持槍不放。

“別不好意思啦，把槍給我，我代替你還不是一樣！”小珠妹帶着調皮的口吻說，一面還是奪舜英的槍。

劉舜英乘勢掙開小珠妹，小珠妹一站起又跑上來。她們正在嬉笑時，忽然劉舜英發現李大隊長和一些人從山上向這邊走來，便連忙制止小珠妹說：“別鬧了！別鬧了！你看解放軍下山來了！”

小珠妹立即站在一邊。劉舜英看看來人近了，就正規地向他們敬了一個持槍禮。李大隊長等還禮后，立即帶着慰問的